

傳記叢書

田顧錄

鄒魯白署



# 從家世說到幼年

我的家世，簡單說來，是個為民族而堅苦奮鬥的。這於我影響很大。這事我早該說，但多。宋寧宗時，有一位龍公，別字履初，在慶元二年中了狀元，官做到資政殿學士。年老辭官，到長汀居住。因為有功德於民，於某地方人士，都立廟塑像以祀之。宋末元兵南下，我祖先不肯南渡，遂由福建擁護宋朝到了廣東。當時傳說這位龍公，常常顯靈，沿途保佑擁宋南遷的人民。因此福建各處，普遍建立鄒公廟，並且尊為廣佑聖主，好像各地崇拜關羽岳飛一樣。大埔印山上，就有一所鄒公廟，現在還是香火很盛。

由閩遷粵後，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蕉坑，繼居巖頭，嗣又分居於白墩的舊寨，最後卜居於縣城的儒學內。其餘支派，散居各地。這一批同是擁宋南遷的人，所以先居南方的人，就稱這部分人為客家，亦稱為客人。就是先來的印認為主，而對於後來的當作客人的意義。客人因為痛心宋室淪亡，以「讀齊魯田莫做官」口相誡子孫。雖然經過明朝一代漢族重光，但接着又是滿清入據中國，因此我的先代官遊者很少，大都遵守不仕異主的遺訓。我的祖父是個商人，我的父親是個縫工兼做生意。祖父不幸逝世，遂成為孤兒，全賴祖母撫養長大。父親名應森，別字石壽，是個獨子。他的幼年時候，祖父不幸逝世，遂成為孤兒，全賴祖母撫養長大。洪楊劫後，縣遭兵燹，家產盡掃，祖父之我父親祇存一頂破帳子，當作被蓋。過了兩個冬天。同時一美三條，有時少吃一頓，有時少吃兩頓，但他却毫之憂。到我解書的時候，還不時聽見他提起「破帳子」。

「春杆」餐（註一）的故事，後來安撫我，鼓勵我。據着縣城又遭水災，把我們房屋沖毀，剩下幾有東歪西倒的破屋兩間，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（清光緒十二年）正月初六日，我就出生在這個地方。父、母、祖、宗、親、友、鄰、里、鄉、黨、親、戚、故、舊、長、幼、全、體、原、始、謝、表、恭、謝、那時候，縣城裏姓鄒的祇有我們一家。我本來有一個哥哥，不幸夭折了。因此父母對我格外鍾愛，就在本縣溪口觀世音菩薩處上了契，叫做澄生，所以在小時候便叫我阿澄。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，沒有伯叔諸姑，沒有兄弟姊妹；雖然有一個堂伯母，但當我會走路和說話的時候，已逝世了。這種情形，一方面使我體會到仁愛的真義；另一方面養成我獨立奮鬥的精神。

我的父親在縣城裏柳樹街開了一間裁縫舖，因為入不敷出，所以兼營小本生意。每五日到距家約三四十里的福建永定縣下洋圩一次，販賣東西。但是自我出世以後，因為照料我，不但停止做生意，就是裁縫舖也搬到家裏來了。

我的母親姓木，性情和藹，勤儉耐勞。家中除父親外，沒有一個幫忙的人，因此事無大小，都由她一人承擔。像我這種家庭，依照本鄉風俗，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：東方發白，她就起床，接着挑水，洗滌飲食用具，燒早飯，餵牲畜；早飯後，到城外山上割艸，做燃料；太陽將要正午，忙着準備午飯；午飯後，到溪邊洗衣服，然後到菜園割草施肥澆水；黃昏時候，又回到廚房裏料理晚飯；晚飯後，預備父親和我的洗滌，等到一切做完，就點起燈來，或補綴衣服，或做雜穢，或準備牲畜明日的飼料，或督促我讀書。這樣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弄得井井有條，減輕了父親的職務，使他能夠安心向外經營。

我的家境儘管貧窮，我的父母儘管辛苦，但是他們鍾愛我的程度，並不因這種逆境而稍減。現在回

繼起來，使我感受到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來形容。我記得幼年的衣食住，父母總設法照顧得非常週到，不使我微弱的心靈上，產生絲毫不快或羨慕鄰家兒童的印象。

雖然我的父母這樣愛護我，但並不是溺愛和姑息。自從哥哥去世後，他們祇剩了我一個兒子，所以把一切的期望，都寄託在我身上。因此除費盡整榻精力來愛護我之外，又小心督導。一舉一動，都會有教育的意義。

不說別的，自從我會走以後，我的母親有了空閒，從不到我到熱鬧的地方去，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廟玩耍。大埔縣的孔子廟，除了收穫時有人晒穀外，平時很少人跡。年長時每去走一趟，即深感到牠的莊嚴偉大，神志爲之安閒。小時候常在那兒耍，不知不覺中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印象。而我的母親又把牠所知道關於聖賢豪傑的故事，講給我聽，勉勵我效法聖賢豪傑，並且常說做聖賢豪傑，並不是一樁難事，祇要好好讀書教品。這種環境，這種言論，不時灌輸到我腦筋裏。我毫無疑問地接受，覺得祇要好好讀書教品，並不難成爲聖賢豪傑。如是我的讀書教品的慾望，可說由此啓發了。

我還很清楚的記得一樁事情。有一次，我和鄰家的小孩子們在玩耍，我有一件東西，被他們弄壞了。我要他們賠，他們不答應，於是爭鬧起來。剛好我的母親來找我，我就哭奔到母親的懷裏，希望她替我向鄰兒索賠。不料她抱了我大哭，說道：「阿澄，你這樣真使我傷心！我希望你要做聖賢豪傑，聖賢豪傑是這樣的嗎？你要是愛母親，就得聽母親的話，長大了讀書立志成人，不要因小小的事情，和別人爭鬧」。我大爲感動，從此以後，我非常謹慎，不敢再和小朋友們作無謂的爭執。

我的父母固然無時不鼓勵我讀書，但是還教我怎樣做人。因此洒掃應對進退的一切事情，樣樣都

我做；過節過年祭祀喜慶等，都叫我去做應預備的事；甚至修理房屋，種菜飼畜，我也插在裏面。他們看見我勤勞，就是做錯了，並不加責備，隨時細心糾正。回想起來，必定有許多時候，反而添加了他們的麻煩，但因此我樣樣事情都能曉得。孔子曰：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」。我恰好用得着。

我見父親每逢有店裏的夥計或工人來收取賬款，父親無論如何忙碌，總丟開手邊的事，有錢的時候，當然立刻給他，如若沒有錢，也坦白地告訴他，並且約定什麼時候再來取，父親這種急切應付的態度，引起我的疑問。父親說：「夥計出門後，店主總希望他早些回去。假使過於遲緩，不但害他回去受責，甚至還有被辭去職務的危險。所以我總儘先應付他免他受累」。後來我才曉得這是惠而不費的方法。以後對於我處世為人受益不淺。

到了七歲的時候，記得我在家裏，就常常有正式的職務，幫父母煮飯買菜了。因為家裏人手很少，每天早晨起床以後，照例是我的母親煮飯，父親出去買菜。如果母親有事外出，便由父親煮飯，我去買菜，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，那麼煮飯買菜的事，我就不得不包攬下來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出去買豆腐，看見店門口擺了許多豆腐。我就問道：「你們的豆腐是不是沒有天亮就起來做的？」店夥答：「是的」。我道：「你們這樣勤勞，一定可賺很多錢了」。店夥又答：「我們能夠得個溫飽便是好事，那裏說得上賺很多錢」。於是我心裏生了一種感觸：世間有些人整日勞苦，做事非常努力，而結果只供個人自己的溫飽，甚至有的溫飽也不可得；有些人用力很少，而收效反大，不但個人生活安適，社會也蒙受其利，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？我尋思了一會，恍然悟到我父母所告訴我的聖賢豪傑故事，了解這完全是由於沒有受過好教育的原因。基於這個自我的警覺，我的讀書慾就更強了。



## 二 私塾教育

我八歲啓蒙，先生姓饒名資泉。因為我很小時，就想讀書，但是到八歲才達到入塾的目的，所以不敢懈怠。雖然資質很鈍，却終日勤讀不輟。先生見我不偷懶，就是有時背不出書，也從寬責備。我並不因這種待遇，就存僥倖的心理，仍是戰戰兢兢，終年如一。甚至在睡覺時，也做夢讀書，尤其常常被背不出書的夢所驚醒。這種夢境，直到現在還常常發生，不過所讀的書，因時不同罷了。我在這家私塾繼續三年，讀完了四書，聽講了上論下論，讀講過少豐古文時文和千家詩一部，並且能做短文。

十一歲時，我改進另一家私塾，塾師姓彭名祖佩。他教書很嚴，但是很喜歡我。在這個私塾，繼續讀了四年，因為教授法的不同，祇讀完孟子、論語、易經、禮記、唐詩、及試帖詩；至於古文時文，也隨班誦讀；入股文却未完篇，並已學做古文。

在這四年裏我所得到的最大益處，就是彭先生的教授法。他規定每天所講的書，第二天就要我們回講。在開始這種課程以前，他先叫我們提出不了解的地方問他。回講得不好，責罰是很嚴厲的。那時的同學，比我年歲大的也有，比我多讀書的也有，但是彭先生却指定各同學有不懂的地方先問我，我不能解釋時再問他。因此在先生未到之前，同學都一一問我，而我得到這種榮譽的職務，聽書特別用心，唯恐怕不能答復同學的疑問。這樣，無論在學識上和講話的技術上，都使我得到許多進步。然而彭先生固然很嚴，而我父母的督導也無時或懈，尤其是我的母親，每天從私塾裏回來時候，知道

我功課好，就非常喜歡；否則滿面憂容，並且說：「爸爸這樣辛苦，祇因為幼時沒有認真讀書，而現在願意吃苦，就是希望你讀書。怎樣你還可以不好好讀書嗎？」有時她把掉節下來的幾分錢，任何地方都不願化費，却買了糖菓或其他東西來鼓勵我。

客家人不屈服於異族之下的精神，幼時是常聽見的；而父親還把太平天國經過的情形，詳細告訴我，並且說明洪楊的宗旨就是推翻異族的統治。有一次，塾師出了一個「魯仲連義不帝秦論」的課題，我的文章開宗明義就說：「秦，西戎之國也，異類之人也」。先生看過，吃了一驚，私下叫我去說道：

「本朝皇帝是滿州人，你這種文章是可以與文字獄的，以後要謹慎些」。我聽了爲之悚然！

十四歲那年，我會參加縣考。第一場時，我除做完自己的卷子外，還代人做了二卷，來津貼考試的用費。第二場時，我首先交卷，縣知事適在座，見我年紀小而交卷，便叫我去，問我願意不願意多做一篇起講。我立刻答應。他出了一個「後生可畏」的題目，叫我就坐在他側旁的小座位上去做。我完篇後送給他，才見他懷疑的態度消滅，而頻頻點頭道：「的確後生可畏」。

可惜那年夏天，彭先生到江西去，我就停了學。未幾彭先生寫信給我的父親說：「……阿澄稟賦，雖不過敏，但極勤謹，異日必能成器，萬不可輟學。……」因此父親更注意我的讀書問題，過年後就叫我隨饒史庭先生讀書。饒先生兼懂醫理；他知道我的家境貧窮，除了講授春秋、左傳、古文、時文、試帖詩等外，還教我和我的兒子及另外二位同學讀書。但是我讀了不久，因為我的母親生病，跟着我自己也生病，功課落後了許多；爲了要補課，祇能終正學醫。在這時期，我覺得左傳的論人論事和外交軍事，都寫得痛快無倫，所以非常喜歡；但是結果却沒有讀完。

那時，我自己覺得天資魯鈍，學業進步遲緩，而希望有所警惕，就改名曰「魯」，饒先生不明白我的意思，問我是不是以孔子自況。我惶恐答道：「某何敢以孔子自況！因為天資魯鈍，從實取名，所以名魯」。先生喜道：「很好，「參也魯」，「參也魯」，我雖不是孔子，却期望你做曾參」。隨後，饒先生用海濱二字給我做別號，益見先生對我的厚望。

義和團事件發生在我十六歲的時候。當時在朝的人提倡，在野的人附和，報紙上遍天天發表打勝仗的消息，好像符咒矛刀真能壓倒鎗砲似的。縣署後面有許多松樹，松蔭下建了一座不盈方丈的伯公祠。這是入跡罕到的地方，我常和三數同學，在那兒談古說今。義和團是一個很感興趣的問題，並且多數以為義和團會打敗聯軍的，而我獨執異議。及至義和團失敗，各同學來問我怎樣有這種先見之明？我說：「這理用是很淺顯的。張角張魯不能得志於戈矛時代，難道義和團會得志於鎗砲時代嗎？」因為那時同學們很喜歡看三國演義，所以引用了該書的事，答覆他。

那年秋天，發生了一件使我抱憾終天的事；就是母親久病之後，沒有得到好的調養，身體日漸衰弱，到了七月十四日午，竟溘然長逝了！音容宛在，色笑長違，風木之悲，寧有終極！

家裏遭遇到這樣不幸的一件大事，家境更要艱難困苦，這自不待言。但是父親對於我的讀書，並不因為艱難困苦而有所疏忽。他為了母親的喪事，負擔了一筆債；要維持信用，不得不增加額外的工作。我很想幫助他，但是他阻止我道：「你的責任是讀書。每天做工所得，至多不過一百幾十文錢；我不想多這一百幾十文錢，而妨礙你的學業」。於是我對於學業，格外用心，格外努力。

我出世的破屋，在八歲的時候，曾經由父親翻造過；因為費用不夠，借了一百餘元，不得不與出一

部份來還債，祇保留兩間做臥室。那年，我爲便於論學論交起見，就向隔壁的本族試館，借了一間做書房。這間房子雖小，但佈置得相當整潔。一般在城讀書和由鄉進城的朋友，不期然而然的時來聚談，竟成爲縣中不可多得的交換知識地方。

翌年，我改進了一家大館，塾師姓張名竹士。他除補講大學中庸和左傳外，還講授周禮歷史及經世之文。在這些科目中，我對於周禮，獲益最多；因爲除制度外，各家還有許多批評，可以明瞭歷朝政制。但是我却不以此等科目爲滿足，另外自己用功，看完一部父親獎給我的蠅頭小字的通鑑易知錄，以及向朋友借來的資治通鑑和鳳州通鑑。我看通鑑易知錄時，一面圈點，一面做眉批；並且另外備一本紙簿做短評，以補自己記憶力的不足。短評的標準，可分爲下列五項：（一）內中國而外夷狄；（二）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；（三）對於人民，庶之，富之，教之；（四）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；（五）尊榮道德、學問、義俠和節烈可敬的人事。有一晚，我正在寫短評，張先生忽然進來了。我連忙起身，未及收拾紙簿。他翻閱我所寫的紙簿，說道：「這種批評法很對，並且簡單明瞭。你有這種史才史識，不妨多多努力」。對於讀史的方法，我本來沒有絕對的信心。自從張先生批評以後，我知道沒有走錯途徑，於是更細心圈點，註眉批，做短評，直到終卷爲止。嗣後那本通鑑易知錄和所做的短評，無論我到什麼地方，都隨身帶着；凡是關於歷史有懷疑的地方，一查便知了線索。不幸辛亥革命的時候，因爲在我房子裏秘密造炸彈，炸彈爆炸，那本書和短評連同房子都燒了，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可惜。

我讀史的結果，得到一個讀史的方法。歷史雖浩如淵海，却不過幾個朝代。那幾個朝代之中，最有關系的，不過是一個帝王或數個帝王。這一個帝王或數個帝王之中，最要緊的事情，也不過幾段，最重

要的人物，也不過幾個。如果把這幾個朝代，幾個帝王，幾段事實，幾個人物，看得詳詳細細，其他的順次序瀏覽，那麼全部歷史就可以了然胸中。這樣一來，歷史雖繁，我却取之以簡，由此即可類推以讀其他各種書籍。後來看到鄭板橋所講的讀史記方法，正和我的意見相同。同時，歷代所發生之事實，是有因果，決不是偶然的。周末有春秋戰國之亂，所以秦朝廢封建改郡縣，唐末有藩鎮之禍，所以宋太祖杯酒釋兵權，因此武備不振，終宋之世，都受外患。史家最大的毛病，是成王敗寇。舉一個例子來講，秦始皇征民伏，築長城，歷史上罵得很厲害；實則長城保障中國幾千年，如果秦能二世二世而至萬世的話，那麼歷史家恐怕要說：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」了。我到四川瀘縣，看見秦時所築的水堰，到廣西興安，看見秦時所築的秦渠，不禁大為感動，覺得由秦到現代幾千年，國民都受其水利；因成詩一首：「湘灘分派鑿渠功，人食秦皇惠不窮；堪比長城福中國，詎贏歷史恐難公」。所以讀歷史，最要有一種大的眼光，從文字敘述之外，看出它的真象，才是對的。當時我有一句話說：「要從無字讀真書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由於我自幼受家庭教育的長期感化，讀史更得了民族意識的觀念，以及時常聽見父老背誦太平天國軍隊經過大埔時所發的文告，民族意識特別認得清楚。及至中法中東諸役，清廷喪帥割地，加以庚子聯軍以後，各國劃定勢力範圍形成瓜分局面；而清廷並無絲毫覺悟，政治每况愈下，這保持着「寧贈友邦，毋界家奴」的觀念；那班乳臭未乾的親貴都握着大權，為所欲為，人心鼎沸，釀成推翻清廷的運動。那時潮流動盪中，國內發生了兩大派：一是總理領導的革命主張；另一是康（有為）梁（啟超）領導的保皇主張。前者鼓吹打倒內外失策的清廷，創立民國；後者鼓吹保皇，以立憲維新。我家隔鄰的崇聖

洞，設有書報社，所藏書報，除了保皇派的和歐美新時代的讀物外，也有鳳毛麟角斷簡殘編的革命派讀物。我常到那兒去看書，而我所好的，自然是革命的文章。至於保皇派的書報，在某一短短時期內梁啟超一派所發表的鼓吹革命的文章，我固然愛讀；就是他們反對革命的言論，我也喜歡看，因為從反對的文字裏，往往可以間接得到革命派的主義。我在這書報社裏所得的益處：第一是對世界政治思潮的認識，第二是對民族革命的認識。不過因為看書過多，加以版本不良，從那年起，我便近視了。

雖然我經歷過一次縣考，但是沒有參加過省試。大埔縣屬潮州。那年冬天，潮州舉行道試，張先生要我和幾位同學前往應試。抱着革命思想的我對於科舉當然是不會感覺到興趣的；不過想借這個機會去遊覽潮州，就結伴而往。文試之前，照例須先買卷，我也隨着大家到學院去。學院的大門口，人山人海，把我擠住在那兒的石獅子旁邊。我張眼一看，不覺生了一種感想：這班人爲什麼這樣地爭先恐後？無非是爲了功名。功名又是什麼東西？無非是帝王想英才盡入吾彀中的勾當。究竟功名值得幾文錢？於自己心身更有什麼裨益？於是大爲澈悟，覺得我有真我，我的讀，是要爲着真我，不是供帝王玩弄。因此對於藉考試而博功名，就更沒有興趣，並認爲做一問，亦應另有路徑及開創。至於心身的修養，更是另有工夫。

年關已近，照例散館，各自回家，我也搬回試館。因爲快要過新年，就重將書房整理一番，塗了幾張字畫來懸掛。一天，張先生從鄉間來到試館，看見壁上許多我自己寫的字畫，便一一細看。他看到我題露根墨蘭：「誰道有人和露寫？托根無地怨東風」下的句子，很不高興，說我年紀還輕，不應該說這種話。我謹告訴他，這是鄭所南先生的句子。他說：「若不是心有所感，怎麼會這樣寫？」他又看到我

題梅的句子：「自有非常存骨格，愈經霜雪愈精神」。這固不是我做的。我說：「是」。他轉為歡喜，說：「幸有這種氣魄。雖不免頗滯，也還可望有成。否則，難免學生飄泊無依了」。現在學過數十年，回音已往際遇，幾乎都逃不出張先生這幾句評語。長望二情，幾自「寒暑雜著」一語。辭去後，新年過後，有一天張先生進城到圖書館，我在路上碰見他，就向他拜年。他問我預備在什麼地方讀書，我不禁感然回答道：「因為家境日趨艱難。父親籌繳學費不易，我想做一年事，再繼續讀書，已經答應就某處的事了」。他聽了急切地說道：「你的前途很有希望，怎麼可以輟學！我免收你的學費，仍舊跟我讀書。我為熱情所感，心裏頓覺興奮，我的父親更是喜歡。於是除繼續講讀上半年那些書以外，還照覽史記、漢書、老子、莊子、墨子、孫子及文選等書。到那年快要散學的時候，張先生對我說：「今年你讀書，上半年很有進步，下半年較差，什麼緣故呢？」原來吾鄉慣例，每逢時節，如端陽中秋等，照例學生要交學費。張先生雖然說明免費，但是父親還是竭力籌措，覺得對師長的禮儀是不該少的。我看見這樣情形，心裏實在難過，覺得我的自私心把父親害了。因此心緒不寧，影響到下半年的讀書。但是我並不說出來，祇託以他言。我受到許多少年無錢讀書的痛苦，所以後來從事教育，總想使人無錢也可讀書。雖未完全實現，但無時無地不設法向這個目的去做。

這年冬，張先生勸我參加道試。原來我立意不想再去，但是一面却不過張先生的盛意，另一面又被廣交奇人異士的念頭所引誘，也就再作潮州之遊。結果雖沒有交到奇人異士，却得到一個機會，在韓山書院裏讀書。那兒有幾個好處：可以廣交潮梅讀書人士；朋友書籍較多，可以借讀；並且考得好時，還有津貼。可是我進韓山書院後，因為離家較遠，一時也得不到津貼，經濟上發生無限的困難，常



### 三 辦學與入黨

十九歲之初，我仍在韓山書院讀書。當時清季政治的腐化潮流，也波及書院。我們去冬進了書院，而院長直至本年二月才到。他出了幾個課題，祇有一個月的光景，又說要到別的地方去了。到了他要動身的那一天，我們全體借着拜見院長請示課程的名義，把他圍得水洩不通，迫他答應了不離開學院才散。那知到了晚上，他却偷偷地去了。我們的卷子始終沒有批下來，一般希望得獎金來做膏火的，都叫苦連天。而我還有一種失望，就是歷年所懷的革命思想，已經成熟到想實行的時期，但是覺得赤手空拳，決不會有所成就的。因此在書院裏，想物色幾個同志，然而處處留心，結果沒有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那年夏天，大埔縣知事依着法令，也創辦學堂。我想新式學堂裏總可以得些科學知識，就遵照父親的意見回去應考。

這個學堂就是崇聖祠書報社的原址。招生規定正額二十名，備取六名。正額有住有食，考得高還有獎金，畢業並有秀才的資格。我考了一個備取，祇有應試成績好時，可得獎金，其他權利是沒有的。

但是學校一開辦，就使我根本失望。因為學生年齡，由十六歲到三十歲不等，而課程則除算學英文外，一切都依舊館的方式，還是背書默書寫字。於是我時時流露出滿意的言論，甚至把這種意見寫在應課的文字上，同情我的祇有一位同列備取的輩。

有一次，課題是「不作無益書有益功乃成」。我全劉基「賣柑者言」的論調，大意說：「隆冬大

「雪，某甲作雪人，某乙見而笑曰：『用雪作人，頃刻融化。奈何以有用之精神，作無益之事，功安能成！』甲從容答道：『汝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』。中間痛罵時局一頓，結尾說：『應時而興之學堂，今日背書，明日默寫；今日作文，明日寫字。將何以應現在科學進步之世界？此種作無益，害有益，其不能成功，與吾作雪人何異？』教師看了，大爲震怒，對我申斥道：『你說這學校不好，你有本事去辦一個好的給我看』。我想這話却不錯；單單責人畢竟沒有什麼用處，還是自己辦一個學堂罷！那時意見相同的，祇有張煊，就和他商量；他非常贊成，於是我們二人到處提倡興辦學堂。

——當時風氣未開，聽見我們兩個青年人要辦學，都認爲怪事；甚至有人對我父親說：『你的兒子本來很濃厚，爲什麼現在變了洋鬼子？』父親告訴我這種批評，我便將現代潮流，細細和父親解釋。並且說明他國的強盛之主要的原由是學堂發達。因爲學堂愈發達，科學愈進步。結果船堅炮利，屢次使我國屈辱。這種堅船炮利，並不是可以拿八股策論來制服的；應當以其人之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我們該積極辦學堂，追上他國，才可以雪我國的恥辱，才可以使我國強盛。父親聽了以後，肯定地說道：『你努力去，做吧！』

不久，巧遇到一位姓彭的舊同學的哥哥，由江西回來，捐助四塊錢，做創設學校的開辦費。我大喜，對張煊說：『我們雖然有了四元開辦費，但是年紀輕輕，恐怕不易號召；最好請竹士先生出來主持』。張煊認爲很妥，立刻同去拜訪竹士先生。

他聽了我們一番詳細的陳述以後，很表同情，並且願意把張家祠大館的館址和學生，來做新學校的基址；同時還薦舉他的堂弟六士先生出來主持。六士先生是世家子弟，小有財產，而且學問很好。做不

慷慨允出來主持，還邀請饒答孫登奎來談話。饒先生是三個兼通各種普通科學的人，除了他，南洋又只來一位楊穆如先生，他也自動擬辦，以這樣幾方財力都有了，籌辦學就有聲有色起來。一般反對的人，看見這種情形，也不再肆意譴議了。於是利用我的試館做籌備機關，所有辦學的人來到，父親盡一切的可辦，極力爲我供給。

辦學既有頭緒，我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聘定各科的教員。聽說嘉定一位蘇虛的，剛由上海回來，算學地理都很有研究，我立刻就親自去請他來。其餘的也都由竹士六十兩位先生分別聘請到了。於是樂羣中學就在次年春開學，共有學生一百餘人，並且附設了一個小學，當時嶺東方面，共有四個中學，樂羣是其中之一。這是我辦學的初試；回想起來，成功竟是意外的。開學後六士先生到省城去購儀器書籍，實屬大埔學校有儀器設備的先河；下半年遠到南洋去籌款，預備另建校舍。自從樂羣辦了二年之後，第二年中，便有許多學生回到各鄉辦學，因此接連產生了二十幾個小學。同時我還創辦了三個，其中之一，直到今日，仍舊存在。

開學後，張煊在樂羣辦成後，回到家鄉去辦了一個樂育小學，並且請我兼任教師。每年薪水五十元，伙食則由學生供給。我因家計困難，也就答應。這時我二十一歲了。那個小學共有學生數十人，年齡參差不齊，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都有，不得不勉強分成兩級。當時課程並沒有什麼標準，大都由教員依照着自己能夠教授的而訂定。我也不是例外，於是規定了國文、歷史、地理、數學、物理、體操等功課，而除了初級國文和習字由校中的另外一位老先生担任外，其餘都由我教授。那時又沒有現成的課本，不得不自己編纂。這種情形，現在看來，似乎很不合理；但是因爲環境關係，創足適履的事情是難免的。